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五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四十七

沈約 子旋 孫衆 范雲 從兄縝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子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黄

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
昭四年晉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為氏自兹以降譜諜罔
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
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
德侯遵生驃騎將軍達達生尚書令乾乾生南陽太守
弘弘生河内太守勗勗生御史中丞奮奮生將作大匠
恪恪生尚書闗内侯謙謙生濟陽太守靖靖生戎戎字
威卿仕為州從事説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為

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郡復爲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太康三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復爲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戎子酆字聖通任零陵太守致黄龍芝草之瑞第二子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仲高子鸞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别駕從事史時

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瑜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毀瘁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並黃中英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竝以孝著瑜早卒儀字仲則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内大亂兵草並起經術廢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黙守道不移風操貞整

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
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並不屈以壽終子曼字元禪
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
以節氣立名仕為立武校尉偏將軍孫晧時有將帥之
稱吳平為欝林長沙二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
高晉元帝之為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子延字思長潁川
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延子賀字子穾桓
沖南中郎參軍賀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

春秋家産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為參軍甚相敬重謍
内足於財為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
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謍曰使君以
道御物前所以懐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
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謍有
舊好復引為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
尋復謝去子穆夫字彦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恭命
為前將軍主簿謂謍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卧東南

故屈賢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並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及恩為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警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遇害唯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

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光從武帝尅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為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内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

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讌于文昌

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

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内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卒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安稾倉門外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甞與衆人共見遺寳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既門陷祅黨兄弟竝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沉伏山澤無所投厝

曾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為之感動帝甚奇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讐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為揚州辟為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

等俟從伐慕容超平盧循並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叅太
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
前時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
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
陵既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
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叅征西軍事加建
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陜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

驩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

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偽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劓鸞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

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絶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沉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閿鄉姚泓掃境内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

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尅賊城便為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田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幷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鬬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為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荆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為蕃佐帝曰

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為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實乃經國長吡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訓納俄而謝晁謀反帝嘆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

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鄉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為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為主簿時順陽范曄為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疎文帝謂璞曰范曄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實卿也

璞以任遇既深所懷輒以密啟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以璞為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略如此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

畫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
聞其才而善之及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
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為
荆州又為征西記室帶闗西令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
陽令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
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
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
以為言太子曰吾平生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

忘寢卿欲我夙與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為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為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

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
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
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
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
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
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
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
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

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懐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

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
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
才智縱横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
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
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
射及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謝為建
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
來致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

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毁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為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

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為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干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傳嘗侍宴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

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淡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常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内殿

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啟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奘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

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啟明帝有勅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勅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為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

邇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胷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甞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疏食辟穀服除猶絶粳粱終于南康内史謚曰恭集注邇言行於世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黄門郎旋卒

子寔嗣寔弟衆衆字仲師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為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為竹賦賦成奏之手勅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内遥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

平元帝以為司徒左長史魏剋江陵見虜尋亦逃歸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為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歴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范雲字彦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吴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佐書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

猊不變徐自陳説攸之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内餉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鱠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内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廵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

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甞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自是寵冠府朝王為丹陽尹復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為南徐州南兖州雲竝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

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荆州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游戲而已而梁武帝時爲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爲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幷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爲齊武帝所

抑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旣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啟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狥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黄甘粽隨盡絶益彪笑謂

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晝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為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竝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甞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阬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愼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冑兄弟異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

祏求雲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為娉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祏亦更姻他族及祏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為始興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竝為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

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
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
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
時江祏姨弟徐藝為曲江令祏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
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
赦免初梁武為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
歎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
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甞聞蹕聲又甞與梁武同宿顧

嵩之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欵慮為昏主所疑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弑侍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

參讚謨謀毗佐大業仍拜黄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録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為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黙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乗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

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甞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甞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開外述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主者官應取富貴朕䇿中坐

讀書内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爲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儲妾爲六宮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爲恨其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暕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暕亡

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唅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

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項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宣勑賜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

孫伯翳太原人晉祕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伯翳位終驃騎鄱陽王參軍事雲從父兄縝

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

年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顔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

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

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
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
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
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
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
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
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
可便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何但中書郎邪後為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
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繢乃下教斷不祠後以
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繢墨線來迎武帝與繢有
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繢為晉安太守在
郡清約資公禄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
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繢在齊時與亮同臺為郎舊相友
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繢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
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

在南累年追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内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竝以茲大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為躓亦鳳德之衰乎縝婞直之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南史卷五十七

南史卷五十七考證

沈約傳林子輒推鋒居前○推監本作推今改从閣本

子旋傳衆字仲師○師一本作與

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為之注解○顧炎武曰千字文

有二本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

卷周興嗣撰是也今云梁武制千文詩則不獨興嗣

子範二人矣又隋書經籍志興嗣千字文國子祭酒

蕭子雲注而梁書蕭子範傳謂子範作之記室蔡薳

注釋今云衆為之注解亦彼此互異

范雲傳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亭監本訛停今改从閣本

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東監本誤築又下文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嘗聞蹕聲句蹕誤跋今俱改正

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先諮監本誤元詔今改从閣本

交游不雜○監本脱不雜二字今增入

南史卷五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五十八至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莊文煜

南史卷五十八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八

韋叡 兄纂 闡 叡子放 孫粲 放弟正 正子載 鼎 正弟稜 稜弟黯

裴邃 邃子之禮 兄子之高 之高弟之平 子忌 之高弟之橫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

宋末為光禄勲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征累為郡守每携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内兄王愷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宋永元初袁顗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為義成郡故免顗之禍累遷齊興

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帥剋郢魯平茄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

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䘏咸爲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封永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栅

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
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
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
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
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
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
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
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

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懐静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甞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

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鬬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

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輙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

帝勑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驎等齎勑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

衆矢貫大眼右臂亡䰟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偪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歩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

栅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栅盡壞道根等皆身自
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
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
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
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
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
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為侯七年還左衛將軍俄為
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為

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為丹陽尹以公事免十四年為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還為州雙光道候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

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甞忤視武
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
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
陸賈之為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
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
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
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
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

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為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貫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

帥爭先啟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為建寧縣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叡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人所稱大通元年武帝遣羨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

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
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
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冑又三貫矢衆皆失
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冑下
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逐北至渦
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奬乞伏寶費穆等五
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
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并王偉

送建鄴還為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别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卧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卹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子綡

粲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

為雲麾晉安王行叅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稠密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耶

不見辦長梯以為大行乍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頓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不足推故出為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為久别久之帝復召還為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勑安可軽信單使安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勑豈得自安

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為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盆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横江粲即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以

賞其戰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

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大計粲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

當石頭中路棨處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狥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廹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廹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棨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棨營未立便率鋭卒來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牽棨避賊棨不動兵死略盡遂見害棨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

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梟首闕下以示城内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為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為中録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放弟正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孺為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

黄門侍郎子載

載字德基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仕梁為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為中書侍郎尋為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歷位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

約曰十發不兩中中者死每發輙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勑勑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陳武帝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吴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絶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

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絶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

鼎字超威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叅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毁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昂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昂所竊異之往視乃

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戸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歳梁其代終天之歴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嬀汭于宛邱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絶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黄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爲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

貸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初鼎之聘周也甞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預焉性簡貴雖為亡國之臣未甞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

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為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

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詃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而卒于長安

年七十九正弟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
質疑位終光禄卿著漢書續訓二卷稜弟顯
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顯屯
六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
土山城内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
鍤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
於城内初顯為太僕卿而兄子粲為左衛率顯以常怏

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不識者頗以此鬩之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兾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為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阼始安王蕭遥光為揚州刺史引邃為叅軍遥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為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

歸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効以為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剋於是密作没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顔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

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

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

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

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

而已入為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

魏魏軍來援以邃為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深入魏

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

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

四年大軍北侵以竇遜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郛
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竇遜以
援絶拔還於是竇遜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
相別竇遜自為黄袍騎先攻拔狄丘覔城黎漿又屠安成
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頴間所在嚮應魏壽陽
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竇遜臨淮歎曰今
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閤
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

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
軍疾篤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
軍進爵為侯謚曰烈邃沉深有思略為政寛明能得士
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
莫不流涕以為邃不死當大闢土宇子之禮嗣
之禮字子義美儀容能言玄理為西豫州刺史毋憂居
喪唯食麥飯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
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

曰范為已死裴為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黄門侍郎武帝設無遮會儛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為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盾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黄門侍郎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邃所器重戎政咸

以委焉壽陽之役竄卒於軍所之高隷夏侯夔平壽陽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勑之高應接仍除頴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為光遠將軍令討平陰陵盜以為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為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横江之高遣船舸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以為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時

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
兼中書舍人黄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
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
祿大夫卒謚曰恭子幾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剋江陵力
戰死之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倜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貴
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
祿大夫慈訓宮徽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

居處其中有終焉志天康元年卒謚曰僖子子忌
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為當時所稱侯景
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帝征討及陳武帝誅王僧辯
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陳武帝遣黃他攻之不能剋
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
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陳武帝嘉
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
及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為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

討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即位改封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人和及明徹進軍彭汴以明徹為都督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横

之横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産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必

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梁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為河東王常侍遷直閤將軍侯景之亂隷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子嗣入援臺城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盆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内史隨王僧辯拒侯景景退遷東徐州刺史封豫

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橫與杜龕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峡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魏尅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橫為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贈司空謚曰忠壯子鳳寶嗣

論曰韋裴少年勵捺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

於戎馬觀釁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鞌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遼自効邊疆勣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南史卷五十八